

故乡吟

绵绵故乡情

衣文敏

我穿山径菊初黄，
信步悠悠野兴长。
壑谷有声含晚籁，
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
苹果彤红甜脆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
村桥原树是故乡。

我深深眷恋我的故乡，眷恋故乡的山岚，眷恋故乡的水云天，眷恋故乡的人……

我的故乡栖霞市翠屏区釜甌大河北村，位于栖霞城南5公里的釜甌山北麓。最近几年，一条新建的西起南七里庄和南十里庄接合部、东至刘家河与七里桥接合部的双向四车道环城柏油公路，使其一下变成了栖霞市区的近郊村。

之所以在大河北村前面加上“釜甌”二字，一方面是因为以前栖霞市曾有三个大河北村，虽然另外两个村庄已经改名，但当地人习惯了原来的叫法，许多人仍然称谓原来的村名；另一方面，还因为釜甌村建村要早于大河北村，且釜甌村周围的大河北村衣姓始祖衣孔武、前阳窝村衣姓始祖衣孔震、后阳窝村衣姓始祖衣孔巽，还有观里镇崖后村的衣孔孚，他们均与釜甌村的衣孔郁为腾支五世的同胞兄弟，且全都是来自釜甌村，他们均系衣姓腾支衣腾祖之四世重孙衣应运之子，所以，明清时期以至民国年间，当地许多人，尤其一些村庄的衣姓人，一直称大河北村为“釜甌河北”。

大河北村位于釜甌山北麓，以发源于北部丘岭的多条沟壑汇聚成的一条南北流向的小河为界，分为河东沿、河西沿两部分。河东沿与小河北村相连，河西岸背靠垛顶山，依垛顶山南麓平地及缓坡而坐。河东、河西两岸均临着一条发源于灵山东麓和花儿山北麓的自东向西流向的大河。

大河北村区域跨度逾25平方公里，其地界北与石家庄、林家庄、东南店、五里后、南七里庄等村接壤；南至釜甌村后及釜甌山北山根；东与后阳窝、前阳窝、小河北等村接壤；西与南十里庄、南十五里后（西后）接壤。

大河北村的先人们为整个村域赋予了诸多具有鲜明特征的地名。我印象深刻的地名有：北大荒、垛顶炮楼、老垛顶、小垛顶、葛儿沟、西岔晃、老东北堽、小东北堽、老北堽、小北堽、风凉口、富（付）世岭、张家岭、火石岭、策粒沟、大花沟、小花沟、黑栗沟、转儿堽、姑莹、花儿街、柳树沟、策篱沟、圈儿沟、西沟、后沟、老后沟、大岚子、来坡、北坡、南堽、前坡、东泊、南泊、西泊、北沟泉眼、垛顶小井泉眼、大花沟泉眼、釜甌山脚印泉眼……

大河北村有李、陈、衣、牟、付、张、姜、范、稀、王等10个姓氏。全村有村民300余户、1000余人。有耕地2600多亩，其中90%以上为山堽地和沟壑地，5%为泊地。90%以上的土地富含氮元素，是生产地瓜、花生、玉米等农作物和苹果的佳地。改革开放前，全村有水库3座、水塘3座，基本保证了全村泊地和部分沟洼地的灌溉。改革开放后，大河北村特殊的自然地理优势和独特的优越风土条件，生产的红富士苹果以其香味浓郁、甜脆爽口的优秀品质，而被列为“中国苹果之都”栖霞最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产品。

从地图上看，栖霞居胶东之中，大河北村差不多居于栖霞之中。这里蓝天白云、山色如黛，风景优美、钟灵毓秀。这里的垛顶山是栖霞市的南北分水岭：涝雨天山洪向北流经栖霞的母

亲河汇入福山大沽夹河；向南经杨础河汇入莱阳的五龙河。站在高高的垛顶山巅，环顾四周，正北10余公里处耸峙着美丽的艾山；东北5公里处耸峙着海拔700多米的栖霞市第三高峰灵山；西北不到3公里处耸峙着近在咫尺的郭落山；正南兀立着海拔300多米的圆锥形奇山釜甌山；釜甌山东侧仅一壑之隔，耸峙着一座海拔300多米的多峰山花儿山。

垛顶山偏东南和偏西南各7.5公里，分别坐落着海拔各300余米、南北走向各5公里多、山顶平坦如削的唐山棚和方山。如果把釜甌大河北垛顶山比作一把上天赐予的太师椅，那么巍巍艾山便是雄壮浑厚的大堂靠壁，唐山棚和方山便是太师椅的左右扶手，太师椅前的釜甌山乃为大堂之照山，花儿山便是一座远看似八角花轿、长满野花的美丽花簇。相传，当年东海龙王敖广肩挑重礼去西天参加王母娘娘的蟠桃会，路经此地时看到花儿山的野花甚是美丽，于是，便放下担子采花准备一并献给王母娘娘。因东海龙王贪恋这里的秀丽美景，采完山花后又坐下边歇息边观赏自然美景。这期间，东海龙王将灌入鞋壳篓里的泥土倒出来，堆积成了山顶如锥的釜甌山。两个时辰过后，待东海龙王欲挑起担子赶路时，不料怎么也挑不动，定神一看：肩挑的厚重礼物化作了唐山棚和方山两座平顶大山，龙王坐的地方则化出一条东西走向的大河和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很多年前，一位南方风水先生云游至此，观察了大河北村及其周围的山川河流后连连称道：“此乃风水宝地也！”

釜甌山和方山、艾山周围的衣姓人家很多，明代隆庆年间，曾于山西临汾任正堂的栖霞衣氏腾祖之孙衣冠（笔者直系三世祖），欲为其父衣子缙和自己选一方风水宝地建墓，于是，便请风水先生在釜甌村之东、大河北村之南吕东旺的花儿山和釜甌山查看，最终在荷花湾北侧依东西山脊阳缓地选定墓地。墓地建有石兽、石碑坊、看墓人住房等等。由于隆庆末年、万历初年栖霞遭遇灾荒，时已告老还乡的衣冠，便打开存于釜甌村衣氏家庙的粮仓，赈济釜甌、艾山、唐山、郭落四社灾民。

传说四社灾民感恩衣冠的仁心宏德，在其寿终后，纷纷为他披孝送灵。下葬时，手持拂尘的老道口中念道：“头枕花儿山，脚踩荷花湾，怀抱釜甌山，衣家辈辈世世出状元！”正在此刻，一只抓鱼郎鸟儿嘴里衔着的一条河鱼从空中掉落在送殡的大鼓上，同时，一只狼在北面山脊上仰天长嚎！老道随即再度高声念道：“鱼打鼓，狼下嚎，姓衣的辈辈世世出状元郎！”这时送殡执仪便问老道：“请问仙家，您看衣家能出多少状元啊？”老道答曰：“能出一石八斗小米的状元！”话音刚落，在场的一位婆娘插嘴道：“还辈辈世世出状元，辈辈世世能出几个学官也好啊！”这是因为衣冠的第四子衣应运是明万历年间进士，在取得进士功名，还没有委任山西临汾县令前，曾任掖县训导、胶州教谕。从此以后，周围十里八村有人死后下葬时，再也不许女人上坟地了。久而久之，这也成了栖霞乃至胶东多地的一种丧葬习俗。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自1976年我参加工作离开故乡，转眼已近半个世纪。多少年来，我虽然身处异乡，但故乡的山山水水、儿时听大人讲的那些动听传说，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回荡在我耳畔，走进我的梦里，成为我今生今世无法抹去的永恒记忆……

地瓜

林春江

我最爱刨地瓜，它既没有玉米须来刺痒我，也没有棘子埋伏在花生里扎进我的皮肉。倘使干活累了，随意拾起一个地瓜，往衣襟上擦一擦，“咔嚓”一口，又脆又甜，汁液饱满，甬提有多美味了。

掀开碧绿的叶子，扯掉长长的藤蔓，高高举起大镢，约摸着地瓜的位置，猛地扎下，“扑哧”一声，一墩地瓜被一锅端，其中一个最大的家伙被我“腰斩”。我赧然蹲下，将大地瓜从镢头上拽下来。爸爸走过来，温和地说：“双腿要分开站稳，手握紧镢柄，顺着地瓜的长势，一般从垄的侧面斜着下镢，腰部发力，上身不要乱晃。你试试。”我点点头，尝试一下，果然灵验。用大镢刨出一墩又一墩粉嘟嘟的大地瓜。刨出来后，摆动镢头，轻轻一抛，一墩地瓜就舒服地躺在松软的黄土上。父母在后面用不同的篓子将地瓜分装。大点长得周正的，准备削成地瓜干作为主粮，放到大篓子里；个头矮小的，用小篓子盛着，留着熬地瓜饭或烤地瓜吃。那个时候，小麦等细粮总不够吃，家家户户都种地瓜。洗净一大盆，倾倒在算帘上，盖上木质锅盖，大火烧，烩熟后，甜香四溢，“嘶嘶”着捏出一块热乎乎的地瓜，剥开薄薄的黄皮，露出金黄松软地瓜瓤，咬一口，软糯甘甜，入口即化，又垫饥又好吃。

把地瓜装在篓子里推回家后，爸爸就拿出礅床开始切地瓜。有些人家直接在自己家的田地里切地瓜，然后就晒在土地上，爸爸说这样不卫生，一旦下雨很容易被淋湿发霉。爸爸取来一个空篓，坐在马扎上，右手套上一个黄色皮手套，我将一篓子大地瓜吃力地挪到他跟前。他左手摀住礅床，右手握着地瓜，在礅床上来回快速摩擦，那肥嘟嘟的地瓜被削成厚薄均匀的薄片，雪花似地飞进篓子里。我看着很好玩，就央求爸爸，想自己试

试。爸爸严肃地说，这活儿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这礅床中间的刀片可锋利了，用力稍重或者掌控不好地瓜，就会削去皮肉。不过终究拗不过我，我抢过一个大地瓜，把它摀在礅床上，“嚓嚓”几下过后，雪白的瓜片纷纷掉落，心里一激动，下手飞快，结果，地瓜滚进篓子里，一道殷红的血线从掌心倏然冒出，爸爸立即掏出火柴盒，撕掉一大块褐色火柴皮，粘在伤口处，又找来一块布包起来。我哭丧着脸站在一旁，等篓子里盛满了地瓜片，就拎起来，吃力地爬到平房上，在平展的水泥台上摆好。平房顶地势高，可俯瞰全村，瑟瑟秋风呼呼掠过，雪白的瓜片挤挤挨挨，金色的阳光铺洒下来，慢慢地蒸腾起一层乳白色的雾气。若是天气晴朗，只需三五天的工夫，就可以晒干收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妈妈将小地瓜削成丝，然后掺上自家产的红小豆、豇豆、绿豆、花生等，在锅里文火煎熬，待熬熟了，浓稠、软糯，豆香和瓜香扑鼻，再放上一白糖，一人一大碗，“唏哩呼噜”全家人喝得十分香甜，感觉屋里的空气都是甜丝丝的。过些天，再把地瓜干用碾子碾成粉，蒸地瓜窝窝头吃。

其实，我最爱吃的零食是蒸煮后晾晒的地瓜干。在锅里烩熟地瓜后，剥掉软皮，用菜刀小心地切成条状，最好沾点水，否则软软的瓜瓤容易沾到刀刃上。随后，将从山里砍来的荆条悬挂在房檐下的土墙上，用盘子盛着条状地瓜，小心地勾到突起的尖刺上。剩下的就交给阳光和秋风，几天的时间，松软的地瓜就会失水、风干。品相好的，黄澄澄、软绵绵，又甜又耐嚼，拽下几个，放进嘴里，咬一截，艮盈盈、甜丝丝，很有嚼头，实在是很好吃的零食。伙伴们聚到一起玩耍，饿了，从兜里掏出几根晒好的地瓜条，丢进嘴里大口咀嚼，食之如飴。

